

校長的眼神

文/王琬詳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神經外科病房護理長

從許校長的眼睛，可以讀出他的心情。

他因食道癌必須以手術切除腫瘤。第一次見到許校長是在手術前一天，他先來加護病房認識環境。他的眼神嚴肅，帶著些許的不安、些許的猶豫，但長達二十年擔任小學校長的經歷，所以仍給人一種高不可攀的感覺。

手術後，許校長被轉入加護病房觀察一夜，在隔天早晨順利地脫離呼吸器，轉到普通病房。在他嚴肅的面容裡，隱約閃過些許笑意。

強迫約束性治療 讓他尊嚴受傷

再次見到許校長，是他轉出加護病房的第二個禮拜後，因敗血病導致休克，不但生命徵象下降，甚至無法自行呼吸，醫師在病房為他插上氣管內管以維持基本的氧和狀態，同時給予強心劑、抗生素等藥物。隨即轉回加護病房，此時許校長的眼神露出的是恐懼。但在一旁的我們，眼前只忙著控制他的病況。

為了控制敗血病的蔓延，我們在許校長的身上裝滿了儀器及醫療導管，密切監測他的生命徵象和病情變化。為預防許校長將身上的導管扯掉，我們用約束

帶將他的雙手固定於床邊；為了預防長期臥床會造成肢體攣縮，醫師為他會診了復健師，每日執行被動全關節運動這一連串的治疗活動，許校長雖然沒有拒絕，但在這段期間裡，他的眼睛卻始終不願睜開。我這才發現許校長不只是行動被限制，而是他覺得尊嚴也被埋進四周冰冷的環境；我才發現，許校長不只在軀體上承受折磨，就連心理也是倍受折磨的。

家人互動投其所好 臉上重現笑容

有了這樣的體認，我開始和他的家人商量，找些許校長有興趣的事來與他互動，於是，在會客時間，他的家人帶來他最愛的聯合報，唸新聞給他聽，平時在他的床邊播放他愛聽的古典音樂，漸漸的，許校長的眼睛不再只是閉著，做復健時也不那麼僵硬。然後，在徵得醫療團隊成員的同意後，我開始教導家屬為許校長做一些簡單的肢體按摩和復健運動，配合足部護理及身體清潔。他的臉上出現了笑容，我也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信任與復原的希望。

許校長的病情獲得良好的控制，束縛在身上的導管及各類的偵測儀器也一一

除去，這段日子，應該是許校長住進加護病房以來最有活力的時期。他積極的配合所有的治療及復健活動；聽家人唸報時提出他的看法；聽到有趣的訊息，也會縱聲大笑，像一陣和煦的春風，令人想要親近。而我也從這樣的互動過程中，感受溫情傳遞。

終於，許校長身上所有的管子都移除了，病情進展也十分的穩定，當醫師宣佈他可以轉到普通病房時，他的眼神居然有片刻的恐懼、抗拒、和捨不得。已經在加護病房住了四個月的他，似乎已經忘記了陽光有多溫暖，反倒擔心普通病房的醫護人員不如我們了解他的病情。在我們幫他心理建設，逐步釋放他心中的疑慮後，他才接受這樣的安排，甚至開始期待。

病中體悟 夢想實現與重視家人

一天，我下班後到普通病房去看他，柔和的臉部線條，取代了他原本的嚴肅。他握著我的手緩緩的說：「以前我總覺得人生就是該不斷的往上爬，累積自身的名利，讓世人都知道有我這號人物。」「經過這次住院，我才赫然發現，能夠有尊嚴的活著，就是一種幸福。出院後我要多到戶外走走，實現我少年行萬里路的夢；也要多陪陪家人，彌補我多年來在家中的缺席。」

去年夏天，許校長的女兒到加護病房來找我，她拉著我的手輕輕的說：「我爸在過年後，因癌細胞的蔓延又再度住進加護病房，一天後就往生了，那陣子聽說妳正好休假，所以沒遇到，爸爸特



在加護病房中若遇關鍵時刻，必須採取約束性的治療。患者若能夠了解醫護人員的此番用心，也才能加速病情的恢復。



在忙碌的治療工作之餘，記得停下腳步，注意到病患的需要。或許只是助他完成一個簡單的動作，也能讓護病關係充滿溫情。

別交待我們要找機會再來跟妳說聲謝謝。」

之後她又陸續說了些許校長出院後的改變：「我爸變的很樂觀知足，常在飯桌上講笑話，也會和我媽一同到台灣四處走走；更讓人驚訝的是他學會了擁抱，總愛在我們兄弟姊妹進門時給一個大滿抱，好像要用這樣的方法傳遞他對我們的愛。」

「有一天下午，我爸正在睡午覺，我媽和我坐在客廳裡看著他們出去玩的照片，她滿臉幸福的說：「雖然妳爸住院那段期間大家都很辛苦，但我卻覺得那是我們結婚三十幾年來，心靠的最近的時候，尤其是出院後他對人生態度的轉變，讓我們更珍惜相處的每一刻。人的一生中，能在有生之年有這樣的體認，也不枉來這人間走一遭了。」

病護溫馨 點滴入心

走出醫院，天空雖然飄著細雨，我的心卻充滿陽光，是誰說護理人員和病人只能有冰冷的治療性關係，我所經歷的，點滴都輸入我的生命記憶裡，那感受是別人帶不走，也抹不去的。

經過宿舍前的木棉樹，看著掉落在地上的花，霎時間我明白了，雖然生命的長短是人無法控制的，但生命的品質和生活態度卻掌握在自己手中，就像這木棉花，開花時在驕陽下昂然挺立，展現它最美的一面，花謝後落入土地，以自身滋養土壤，了無遺憾。生命在這樣的循環中，得以生生不息。

我彷彿又看見許校長那雙不再嚴肅的眼神，眯著眼對我微笑著。

